

Alex Gobin: G

刘辛夷: 刘

G: *I don't see that many artists so explicitly referencing politics today. How did it come about for you, this interest in politics?*

刘: 我目前已有的实践，还是不能避免这个问题的被反复提及。我每次回答这个问题，都会愿意带入我最新的体会。

我最近意识到，我会选择从政治议题进入艺术的实践还是因为身边多种条件的就近组合。例如，我的父辈所谈论的家族经历包括他们所接触的国际交往的部分，持续在填充我对历史的想象；我在国内接受的美术教育（1998-2007），尤其是混合着社会现实主义传统和匆忙应对中国城市化现实的雕塑训练，在现在看来，像是一种贴近政治心理的长期操演（有趣的是，因为国内社会现代化的节奏，这种演练到了我这代学习雕塑的学生中基本已经落空了）；我对媒体传播的政治新闻的方式一直有持续的关心，这也是普通人体验政治的一大渠道；在英国读研和工作的4年时间（2008-2012）非常直接地让我意识到自己现实中的经济和社会阶层处境，更看到了国人迎接全球化在个体层面的具体情境和困扰。

我曾经多次单独提及出国期间对我实践产生的转变意义，愿意强调自己出国前和同代人并无二致的政治冷感以对比在英国期间的政治意识觉醒。现在看来，喜欢谈论转变都是在经历一个阶段之后希望突出的一种叙事，往后10年，20年，30年我肯定还将经历在经济和社会心理上多次转变。

我希望我的工作能够穿连和推进我对现代中国的体验和认知。探讨期间的“政治”只是一项基础工作而非最终目标。

G: *You go back to the Cold War era quite a lot in your work. It looks like you want to highlight political transitions that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past 30 or 40 years. Of all the many aspects of those transitions, what are the aspects that interest you the most?*

刘: 冷战结束时，我7岁，在小学读2年级。关于冷战的末期，我个人的记忆还谈不上可靠。但是，记不太清和完全空缺还是有点区别的。我在欧洲留学时经常碰到“后冷战”的概念，我在关心21世纪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地理时，发现“后冷战”之前的世界，可能并没有政治话语那么着急于离我们而去。我逐渐认

识到这个概念还是线性历史观的产物，还可能有些一厢情愿的宗教性情感。G7 为代表的“西方”对中国的不信任与对俄罗斯的敌对（如排斥中国在非洲和其他南方国家的经济参与以及和俄罗斯在东欧和中东的政治和军事介入），无论是出于地缘的利益还是政治的心理，都和冷战时代如出一辙。很多今天的国际关系不仅还在沿袭冷战时的阵营和可控的舆论战的套路，而且双方表演的激烈程度也不遑多让。例如，中国国内舆论对参与世界的想法也很感性，一方面希望长期在贸易和资源方面从外部获益，另一方面又喜欢制造和渲染外部世界的凶险和敌对，特别是涉及意外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之时。这反过来用于构建自身疆域内一片太平景象。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冷战尚未彻底进入历史的表征。不用说，距离北京很近的朝鲜半岛，至今还是如假包换的冷战进行时，不知哪天哪一方可能情绪不稳。我没有特别的动力去回顾冷战，就算冷战这一事物在 21 世纪回归人类的叙事，它也不会重复原先的逻辑和趋势。冷战最终会是历史的材料，只是这段材料可能是核废料，它的衰变期长得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G: *You like to work on political and national symbols. Symbolism, when it is overused, can become really abstract and to some extent it loses meaning. Would you say that your work is an attempt to shed light on those symbols in order to ascribe them a new meaning? Would you say also that, with this perspective in mind, your work is an attempt to make sense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In other words, would you say that your work is an attempt to demystify contemporary politics and turn it into a more personal and intelligible language?*

刘: 你说“过度使用（overuse）了符号会造成对符号意义的抽象甚至消灭”很有意味。很明显，是大众文化，而不是禅宗已经把符号的意义在公共领域中消灭得差不多了，我只是期望从个人角度还能对它们今天的虚无状态获得一些理解。关于我对符号的使用，我的出发点是一个将它们看作为一种公共性的视觉矿藏。许多现代政治符号和企业商标设计 LOGO 并无太多区别，是比较技术性的图示系统。另外因为考虑到外交使命，也就考虑了跨文化的通识性。所以政治符号很少采用有特定文化障碍的方案。我的兴趣是，政治对它们的叙事曾经是垄断性的，符号挂载的叙事总是咄咄逼人，导致我们其实没有多少空闲可以去观看它们的表征。其实它们的视觉逻辑也很任性或者说很有艺术上的想法，特别当已经失效的或者正在失效的政治符号，以图像的形式出现的时候，原有的附在符号上的叙事开始脱落，它们自身显露出新的潜能，我做的事是去识别

或者提炼这些面向，尝试把它们和自己在生活其他领域中获得的经验关联起来。可能这和你说的 to make sense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有接近的地方。

你说的 to demystify contemporary politics and turn it into a more personal and intelligible language? 我个人所能关心的当代政治非常有限，所以我无从确认这点。我大体上是报以可知论的观点去看待人类政治的，人们总是热衷于挖掘政治世界里的那些不公开的东西，但研究历史，还是能注意到人类的政治受限于人性对于私利的执着。因而在大体上看，政治是利益博弈的舞台，我们愿意谈论的进步（Progress）就是利益博弈方式的推陈出新。

G: *According to you, does the artist have any responsibility in the political field? What should be the position of the artist concerning political and social issues?*

刘: 出于对当代艺术里的身份政治和异见艺术路线的印象，我会提醒自己不要将政治信仰和艺术实践的目标相混淆。我认为这是我作为艺术家的一种责任。我在专业精神上不愿接受把艺术作为一种工具，无论这些个人目标是否是牟利性质的。

我也希望把自己实践扩大到艺术创作以外的领域，比如写作，策划和团体工作。我会对试图进入政治领域的艺术家报以理解，毕竟在今天产生被广泛认可的艺术需要太多条件的组合，而许多关心政治和社会建设的艺术家有成为政治人士和社会活动人士的潜质。

另一方面，你说的关心社会和政治议题的艺术家如何看待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看起来是个在今天越发紧迫起来的问题。当代艺术的商业势力在 2008 年金融危机后更加膨胀了，我若希望能够持续实践也已经离不开商业体系的支持。考虑到这种情况，我经常怀疑自己和自己所欣赏的艺术家和社会和政治关切是否最终只会被观众视为一种类似于口味或偏好一类的消费性因素。

当我不这么悲观时，会想象关注社会政治的艺术家角色就是凭借极有限的资源，为自己挖掘密道的人。幸运的话，这些密道说不定能帮助他/她自己穿行世界，明了身处的庞杂网络的一些成因和构造。再幸运一些的话，这些挖密道的人会遇到一些同好，在互助中相互启发。

至于要影响更大范围的社会舆论，常常就不是艺术家能够单凭自己把握的事了。如大多进入“良性”互动的案例，多少需要基于流行的文化和政治共识，比如都市再造，环境保护，社区意识，纪念性或庆典性的艺术活动。如果有艺术家想要在舆论视野中挑战一些常识，习俗和秩序时，这类艺术和社会政治的互动难免于舆论攻击或褒贬站队，反而阻碍了艺术家的推进和社会的反思。当然有些艺术行动只是意外成为了舆论热点，并非是艺术家全力为之的结果。这种时候，往往需要受大众信任度高的教授，批评家，策展人甚至政界人士出来引导叙事。这通常也是我们看到的艺术事件的来源，和个体艺术家出于自身的主动实践已不全是一回事了。我的意思是，艺术真正能作用于社会和政治的影响，只可能是艺术系统集体创作了。

G: *Art and politics have a weird relationship, they tend to reflect each other and yet they often seem to act in separate worlds. How would you describe this relationship, according to your opinion?*

刘：我见到过一些政治家的艺术作品，也见识过一些艺术家的政治活动，但我不认为我目前有足够学识能说清楚这种关系。如果非要从这个角度谈我主观性的体验，我会认为有理想的政治实践和关注社会现实的艺术实践可能是非常亲近的事业。它们都需要了解如何与他人合作，集合有限的资源推进某种不甚具体的关于社会的想象，并要实现某种公共表述。我觉得政治和艺术的有一个相同点，那就是需要抓住观众。

在实践中，特别重要的一项能力是对自身作用范围的设定。政治家虽然知道要和尽可能广大的群众协同来建立起共同体，但为了让他们的叙事有竞争力和吸引力，他们经常需要对着他们想象中的目标人群宣讲他们如何感同身受这部分人民的所思所想。而艺术家都清楚只会有小部分人可能和自己享有一些共同志趣，如果想要有效推进这项事业，希望同时讨好太多的人可是大忌，于是多数艺术家宁可花上很长时间实验方向和风格，也不愿意鲁莽出道。不同的艺术家和不同的政治家也都“*act in separate worlds*”，这其实是一种共识。

至于“*tend to reflect each other*”，我想或许是因为做事的冲动有些相似，所以才有政治家一不留神就把政治事业当成了艺术事业，而有一些艺术家一没控制住自己就将艺术事业发展成了政治事业。

G: *You focus a lot on national borders, obviously that's a sensitive topic. What makes this topic so interesting to you as an artist and as a Chinese citizen?*

刘：我觉得的中国人普遍比发达国家的国民更在乎国家边界的形状，而且不仅是自己国家，对别国的国界形状也很上心。

这和我们的历史教育密不可分：现代中国人的国家和民族意识是通过回顾 19 世纪到 20 世纪的对外战争中遭遇的一系列军事挫败和政治失利，特别是依靠“回忆”战败导致的割地赔款的耻辱感来凝聚国民的国家和国际意识。加上今天中国国界线上仍有一些边境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例如和印度，缅甸，越南等国在陆地上的划界，和朝韩，日本和东南亚国家在海洋上的划界。因为国家层面持续动员，这些问题在中国国民中间认识程度和讨论热情都很高，所以我倒并不认为关注国界本身是个敏感问题，较难突破的还是国族立场方面的问题。

等条件合适，我也希望了解同处后发国家的印度和东南亚国家的同龄人对他们国界的看法。在 21 世纪理解国界的意义，还有必要考虑进冷战遗产，互联网的意识形态，欧盟和申根国，文化消费，一带一路等更宽泛的语境。

具体到我个人的体验，从办理签证到持中国护照在不同国家出入境，所需要面对的边境管制也随着时间不断在变化。这些混合的经验目前看仍比较贴近我的生活，会让我觉得如何看待国界似乎是我需要处理的一项技术性问题。

G: *In “hundred thousand miles away”, I read on your website that you focused on the gap between « personal experience » and « received knowledge », and the gap between « language » and « reality », as far as I understand it. Could you elaborate on this? How would you define this gap between « personal experience » and « received knowledge », and perhaps between language and reality? How did this « gap » specifically play a part in « hundred thousand miles away »?*

刘：我在新闻稿里说的“现实经历与知识经验的夹缝”，是打算将它看作一种带有能动性的意识空间。纯粹的知识经验总是以逻辑自洽的面貌示人，但这么完美的事物，并不带动我认识世界。而当我发觉到自己的知识和自己的经历发生错位关系时，即使程度微妙，也会给我很多维度的冲击，促使我关注起知识和经历发生的条件。

知识凭借的是语言，经历则与个人的经济和社会政治处境密不可分。来自他人的语言构成了知识，自我感受的现实成就了经历，两者存在不对位的情况几乎是普遍的，而不是特殊的。我希望重视这种不对位的体验，并企图用个人的想象填充他们中间的的缝隙，以便弥合和重组自身知识和经历的关系。

这里有一个不得不提的语境是大众媒体给我生活带来的影响。我发现语言（包括图像语言）对现实的选择和表述，塑造和演绎是大规模发生的。它们过去体现在历史和政治这样的宏大叙事中，而今则是新旧媒体熟练操演的艺术。在我回国后的5年时间里，接纳的国内外媒体信息比过去高一个数量级。连我自己都无法说服自己为何投入这么多精力去阅读和筛选这些整体上贫乏的知识生产。即使拿反思这回事来说，针对今天我们的肉身经验和观念经验已然存在的戏剧性张力，传统左派就希望要批判伪善，后真相和判断力的危机；传统右派则希望整顿诱导，回归秩序，保障主权和传统生活方式；（新）自由主义的左派也认为表象世界是个问题，但并不一定非是个糟糕的境况，至少可以借此发展新经济和新文化等等。如果遵循这些意见来指导我看待自己长期生活的北京东郊城乡结合部环境，就不难察觉到其中的多重错位。对我而言，要与这两种规模的外部经验相处，努力弥合和重构已经不是艺术的需要，而是确认自己心智健全的需要。我会愿意把“十万八千里”看为是对这种生活方式的经验总结，也希望由此找到走出这种身心分离的生活方式。

G: *« world citizen » is a popular term and a popular concept nowadays, following the trend of globalization. When I look at your work, I really think you express yourself as a world citizen, in other words as a person who is concerned with politics on a global scale, regardless of his nationality. Is that fair to describe you as a world citizen in that way?*

刘: 我不太感冒世界公民的概念。我的观察告诉我这是一种幻觉，我的身份无疑是一个中国公民，也很明确是一个中国艺术家。我乐意了解世界其他地方的社会政治情况，情况合适的时候，我也愿意自己关联其中。

G: *On your website I read this:*

« In any modern country, a people's pride in their cultural rationality may be a stronger bond than their identity. But in today's highly developed world, social rationality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fragile and passive in the wake of a series of terrorist attacks. As a result, this can easily force people's views of their own countries to revert to ethnic identities. For any country founded on modernist sensibilities, the destruction of social rationality is a fundamental attack on the social consciousness. »

I'm not sure what you mean by « cultural rationality », could you elaborate on this passage for me?

刘：这段是我的朋友宋轶为我的“北京好球”项目写的文字，是他邀请我做一期在杂志上的图片项目。其中他关于“民众意识”，“文明的理性”对应“暴恐袭击”的提法是他的角度。我做的就是去实地检查了一遍北京地铁系统里的防爆罐，并根据当时的实际的布置情况，统计了为这些防暴罐制作的每种样式的防护罩。

G: *In « Palmyra », you replace a world heritage by international news agency logos, should I understand that our world heritage amounts to what is featured in the news? That people's common idea of our world heritage is in fact virtual, and the reflection of media coverage?*

刘：你说“our world heritage/我们的世界遗产”其实很关键。我不那么肯定，帕尔米拉是不是“我们的”。无论从地理的角度，还是从历史的角度，帕尔米拉都首先是叙利亚的。帕尔米拉和很多地中海沿岸的古城在历史中一直存在着被不同政治和宗教势力争占和叙述的时刻，例如这座城市的湮灭也是拜罗马帝国所赐。然而，历史上的多数时候，这些遗迹的命运和居住在世界其他地方的人的生活产生不了多大的关系，我们今天讨论它，不是因为我们长期从事于考古和古代历史，而是因为我们的手机上被人推送扣人心弦的报道。这些由国家支持的，拥有当代卫星通讯技术的国际性的通讯社和电视媒体，可以派驻记者到最危险的战争前线，直播不同政治势力对这些古迹的争夺。因为帕尔米拉地区频繁拉锯易手，也因此长期占据大型通讯社的报道版面，它们的叙事也各有偏重，各自选取符合自身意识形态的角度，渲染保卫人类文明的悲情（如果对比叙利亚其他地区的战事报道的话，你会发现报道语调平淡很多）。所以我有一种错觉，认为帕尔米拉的现场可能已经无关我们的现实了，这几大通讯社自身意愿变成了古代文明的象征，以守卫人类文明的价值，供我们这些人瞻仰怀古。

G: *I like the fact that you are referencing terrorism in your work. I think people nowadays have a hard time trying to make sense of terrorist attacks and islamic fanaticism, and when I say « people » I include myself in. We don't know how to respond to it and to some extent we don't really understand it. I'm a French citizen and the past few years have been particularly dark in my country's recent history. And I'm glad when I see an artist take up those problematics. Could you explain to me what interests you in this topic of terrorism? How do you reflect on it?*

刘：很有些怪异的是，我现在正在巴黎回复你的问题。我多次看见持枪警察和军人在巴黎的旅游景点缓步巡逻，许多游人对着他们拍照，似乎他们也成了景区的一部分。军警也很明白其中的尴尬，看起来略有些害羞，让我有些担心他

们是否能够应变突发情况。虽然我没有遇见过恐怖袭击，我也试图提醒自己要有心理准备，但其实根本不知道能考虑到哪一步。恐怖主义显然是一种性价比很高的心理战术，它在隐藏在暗处，而其他人只能想象预案，不自觉中已经与之共存。我希望了解恐怖活动的起源，也需要花时间去研究极端主义诉至政治的原因。我更希望了解的，是它对我们社会和政治观念的影响，特别是不易察觉的部分。例如，反映在全球交往中，对他者的恐惧在文化政治中的具体反映；恐怖主义和反恐怖主义采用的技术与我们生活的关系等。

G: *What artists inspire you the most?*

刘：当代艺术的艺术家里，按时间顺序，对我有比较大影响的包括：Christian Jankowski , Maurizio Cattelan, 黄永砷, Martin Creed, 王广义, Mark Wallinger, Francis Alys, 耿建翌, Mike Kelly。

G: *What do you think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 scene today?*

刘：这几年看下来，发生在中国的当代艺术活动，已经“如愿”成为了全球艺术经济的一个普通版块，在一线城市，围绕展览和市场的配套短短数年内已经普遍专业，许多二线城市也在追赶。

国内把当代艺术的共识落在文化产业这个尴尬的位置上，短期内看不到改善的迹象。青年艺术从业群体在文化上追随全球潮流的迹象还很明显；藏家，画廊，非盈利机构，美术馆优先的意图还是在既有的全球文化秩序中稳定自身的位置；批评和公立机构的力量都发展迟缓。这都源于我们注重眼前和从众的文化习惯。这十年来国内的各项成本都迅速上升，使得当代艺术为各路人才提供的发展的空间仍然严重倚赖商业画廊和商业机构。我认识的一些朋友还离开了当代艺术圈。我身在其中，时常觉得无需对行业期待太多，能继续从事艺术就是一种幸运。另外，我也比较关心当代艺术的在国内文化版图中角色，特别是当代艺术的激进性如何存续，能否与同时代的人发展出一种的历史性关系。

G: *Is there anything else you would like to tell our readers? Any important question I didn't ask? Anything important I forgot to mention?*

刘：目前还没有想到。也许，等我更了解你和你们的读者之后吧，谢谢你！